

1811
《邵阳文史丛书》之三十

之三十

书序集

马少侨 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马少侨学长速描像(银若湖素描)

自序

这本《书序集》共收入序跋 64 篇。从对象上说，有 5 篇是为自己的著作写的；有 53 篇是为我的朋友们的个人著作写的；有 6 篇是为集体的著作写的。从内容上说，约 80% 是为诗联集写的。从体例上说，有骈文 28 篇，文言文 8 篇，语体文 28 篇。现在我把它们集中起来，印成册子，名之曰《书序集》，纪实也。

印这样的一本集子有人给我泼冷水，说这些无非是应酬文字，无出版必要；却另有更多的人为我鼓勇气，说这样做就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在我的周围，对巩固文情和友情都有积极意义。经过反复思考，最后还是采取了支持者的意见，结集出版。其意义有以下四点：

第一，正如支持我的人所说的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在我的周围。我从参加莫江吟社（1940）算起，至今已整整 62 年；从参加南社湘集（1946）算起，至今也整整 56 年；从发起成立邵阳市诗词协会（1985）并出任会长、名誉会长算起，至今亦有 17 年；从发起成立湖南诗词协会（1987）并出任常务理事、副会长、名誉会长算起，亦 15 年于兹矣；诗海扬帆，为时半个多世纪，诗朋联友，应有数百人之众。屈指算来，其中半数以上的朋友已先后作古，有些几乎连姓名都记不起来了，能记得起来的并且有深刻印像的，就由于我们之间有赠答诗文存在；而我曾为其集子写序的若干位朋友，又算是印像最深的一群。现在我把这些曾在巩固我们之间诗缘友情的文字留痕汇集

出版，当然是加强团结，巩固情缘的最好办法了。如此文字良缘，又何辞而不永缔乎？

第二，为集体写的序言，既有为宗谱写的，也有为诗刊写的，即以《双清诗词选序》为例，其团结面则不只是个别会员而是邵阳市诗词协会全体会员了。17年来，他们与我一起共举吟旗，在邵阳市掀起过泛及全国甚至海外的诗潮词浪。如果我这本集子能在汪洋书海中流传下去，读者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我曾为之写序的达44位作家的50余种集子，可以概知这44位作家的生平，还可以概览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邵阳市掀起的诗风。此诗坛之盛举也，又胡为乎而不为耶？

第三，这些序文中的诗序，是我的诗词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我用来写诗评诗所操持的衡器。这衡器就是时代性、个性和艺术性。因此，在为朋友们写的这些诗序中，或明或暗都渗入了这一基本观点。我平时写的诗词方面的论文，恐难搜集出版。出这么一本集子，也就算是我的诗论集吧。

第四，著书的人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著作能广泛地传开去，长久地传下去。我的最大的希望当然也是如此。因此，我为朋友们的集子写序都很主动，并非应酬。因为这可以为我的文章找到附其骥尾而流传的机缘。我深信在汪洋书海中要登彼岸，一个人孤帆独航，总不如一群人众帆齐发的可靠。于是我毅然抛出了这本集子。读者爱之，盼插之于架；厌之，处之如废纸可也！

是为序。

2002年8月22日嘯樵马少侨自识时年82岁。

目 录

白话散文 28 篇

陈心传《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序 (1984.4)	(7)
萧湘雁《湘雁诗钞》序 (1984.9)	(9)
姜志敏《庭院矮化柑橘栽培法》题后 (1988.11)	(12)
萧玉苍《嵌字对联选》序 (1990.6)	(13)
我这七十年 (诗词选自序) (1990.8)	(14)
朱 红《寸衷吟》序 (1991.7)	(17)
言救国求民之志, 抒爱国爱民之情 ——《读尹如圭烈士诗钞》书后 (1991.8)	(20)
段 忠《孤雁吟》序 (1992.7)	(23)
罗论文《海澜集》序 (1992.10)	(25)
左柳莺《我的一生》序 (1993.8)	(28)
杨迪谏《苗山樵子诗草》序 (1993. 老人节)	(30)
周国聘《霜叶红》序 (1994.9)	(32)
许新民《教苑笔耕录》序 (1995.1)	(33)
涂玉书《篆刻书画集》序 (1995.5)	(35)

钟声、心声、歌声

- 写在龙再宇《边城诗草》增订本卷首(1996.8) (37)
- 卿石麟《芳英一生》序(1996.9) (41)
- 陈新宪《九十年沧桑》序(1997.12) (42)
- 此中滋味有辛酸(《诗词续选》自序)(1998.12) (44)
- 袁仁赐《三乐轩雕虫集》序(1999.1) (46)
- 《邵阳历史钩沉》后记(1999.4) (48)
- 朱恨寒《片羽集》序(1999.12) (50)
- 张仕家《古诗词数字拾趣》序(2000.6) (53)
- 杨兑秋《竹石堂诗联存稿》序(2001.11) (56)
- 罗论文《海澜文选》序(2002.1) (59)
- 《中华百家姓氏诗选(马氏卷)》序(2002.3) (61)
- 李传补《珀塘漪》序(2002.6) (65)
- 刘伟顺《文史拾萃》序(2002.8) (67)
- 卿石麟《芳林室文存》序(2002.8) (68)

文言文 8篇

- 刘印潭《寿康诗集》序(1985.10) (71)
- 黄叙伦《野草吟集》序(1989.7) (72)
- 长鄞马氏六修族谱序(1989.11) (74)
- 张嘉兴《耕余集》序(1995.8) (76)
- 魏 浩《愚园诗集》序(1997.7) (77)
- 宁乡虎公房续修《马氏族谱》序(1998) (78)

《马喧甫楹联集》序 (1998)	(79)
《尹海北诗集》序 (1998)	(81)

骈文 28 篇

《株州行》自序 (1977.2)	(83)
《晚红楼诗存》自序 (1983.10)	(84)
萧湘雁《湘雁诗钞》序 (1984.8)	(85)
邵阳诗社《双清诗词》发刊词 (1985.8)	(86)
《辰河新咏》序 (1988.2)	(87)
《双清诗词选》序 (1988.10)	(88)
萧玉苍《回文诗词对联选》序 (1988.11)	(90)
《禹问樵诗词选》序 (1989.10)	(91)
《刘铁冰诗书画集》序 (1989.10)	(92)
卿石麟、游芳英《芳林室诗存》序 (1989. 11.)	(94)
张阳松《诚明书屋集》序 (1990.)	(95)
江运鸿《流亡词》序 (1991.4)	(97)
《伍君实诗词集》序 (1991.7)	(99)
张玉玲《学步诗集》序 (1992.5)	(100)
朱有道《笑予诗草》序 (1993.12)	(102)
段 忠《孤雁吟续集》序 (1995.8)	(104)
刘一禾《晚晴楼吟稿》序 (1995.8)	(105)
曹盛苏《平生一梦诗文选》序 (1996.12)	(107)
刘建章将军《九十寿诞纪念册》序 (1997.9)	(108)

卿石麟、游芳英《芳林室诗存续集》序 (1997.10) ...	(109)
聂荣华《清雅诗钞》序 (1997.3)	(111)
符束明《城南集》序 (1998.3)	(114)
袁季康《康斋野草》序 (1999.12)	(115)
《曾玉衡书法集》序 (2000.4)	(117)
黄 镇《梅山拾萃》序 (2000.4)	(119)
邓锦心《圆梦斋吟稿》序 (2001.5)	(120)
《欧阳海水诗词选》序 (2001.5)	(121)
蒋锡浩《芙蓉诗草》序 (2002.2)	(123)

陈心传《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序

1984年4月

本世纪四十年代初陈心传编著的《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共四集，是以明成化元年（1470）沈瓚编著、清乾隆十六年（1751）李涌重编的《五溪蛮图志》的传抄本为底本增补而成的，也只有抄本流传。其书稿第一集除《序言》、《凡例》、《目录》而外，主要内容有《五溪蛮考》、《五溪图》、《五溪新图》和《五溪苗族风俗图》44幅，每幅附七言绝句诗一首。我所得见的手抄本（非一人手迹，其中有陈氏手稿，大约成书时请人协助抄写）存诗删图，诗拙劣无参考价值。第二集为《五溪风土》，就是我现在所校辑的这一部分，也是该书稿全部内容中的精华部分。第三集为《五溪诗文》，辑录东汉马援以来历代有关五溪风土的诗文；第四集为《五溪兵事》。这两集皆杂采史籍及地方志记载，其参考价值亦很平平。我现在以第二集为底本，凡第一、三、四集中较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则插入有关章节中，或作为附录，并注明原在何集。这样做，意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缩小编幅而保留主要内容。全部校辑出版，是没有意义的。

陈心传，武冈城关镇人，系中华基督教会沅陵教区传教士。于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曾在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泸溪、吉首、古丈、保靖等县传教，他从劝人信奉上帝的宗旨出发，深入苗寨，留心民俗，如有所得，即随时记录，曾

在上海教会主办的《通问报》两次发表了关于苗族风俗的文章。他以沈、李原稿为底本，加进自己采访所得，写成这一书稿，于1937年10月脱稿于乾城（吉首）良章（马颈坳）。《武溪兵事》部分，发表于鄂湘川黔四省边区绥靖公署主编的《边声》月刊；后因该刊停办，余稿下落不明。陈氏乃取篋中旧稿重加编写，于1941年冬脱稿于古丈。我所得到的这个手抄本，是50年代前湖南省民政厅副厅长马子谷同志视察湘西时陈氏亲手送给他的。十年动乱期间，这个抄本由于我已经转送给邵阳市图书馆，才幸运地给保存下来。1983年8月，我在吉首出席苗族族源学术讨论会，偶然提及这个抄本，湘西的同志都希望我加以校订出版；湖南民族研究所的同志也一再叮嘱我早日动手；我也觉得把它整理出来，对研究湘西苗族、土家族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就慨然接受了。

我所校辑的这一部份之所以说是陈氏全书稿的精华所在，因为首先是它保留了明代成化间沈瓚、清代乾隆间李涌编写的仅以抄本流传的《五溪蛮图志》中有关苗族、土家族风土的若干记载，这是非常难得的。其次，陈氏在湘西传教多年，以他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有关苗族风土人情的笔记作为按语，显示了古今生活的异同。第三，陈氏反对民族歧视，反对民族压迫，多处认为封建文人对苗族风俗习惯的记录出于侮辱，这是不公平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陈心传是个基督教徒，他倡导的平等自由，是基督教义“一切人类均为上帝儿女”的平等自由，或者是资产阶级“五族共和”的平等自由。他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他的民族观点是同化政策，即“变苗为汉”的“五族一体”政策。这实质上就是否认在汉族之外还有少数民族的存在，根本就否认了民族之间有平等自由。而且，陈氏笔下也多处对苗族含有侮辱，如

把苗族的民族共同体沿旧说区分为土苗、客苗、红苗、花苗……等，这是不利于民族之间与民族内部团结的。

我不仅没有找到陈氏的手稿本，也仅仅看到这样一本有陈氏手笔也有请人代抄的手抄本，其中脱落、讹误之处颇多，在校对整理过程中，遇到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有些地方明知有讹误，也只好暂存本来面目，不能一一更正，也不能一一校补。还盼读者特别是湘西的各族读者予以指正。

（按：这本书稿在古丈县志办有打印本，没有正式出版，因为有人建议删去陈氏补充内容，恢复《五溪蛮图志》原貌，这事实上已不可能；有人又建议应以陈氏补充部分作为附录。民族研究所又未表态，无所适从；因此，经费也无着落！）

萧湘雁《湘雁诗钞》序

1984年9月

好友萧君湘雁，与我同乡、同年、同学，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过；特别是我们又都是黄江吟社和南社湘集的社员，可说是志同道合的道义之交了。在他的诗集上再写上几句我所要说的话，看来比任何人给他写上千言万语，都要切实得多，中肯得多的。

湘雁是新化县城厢镇人。30年代末期，我们同时在新化复初中学读书，同时受知于常熟宗子威、湘阴柳敏泉先生，是他们的私淑弟子。当时宗、柳两师都流寓新化，新化是孙（白沙）、吴（兰柴）、欧（嗣东）、邓（湘皋）之乡，诗礼昌明之

邑。两师乃汇集海内诗人，创莫江吟社。湘雁和我，都先后参加了吟社，是吟社中最年轻的两个成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柳师执教湖南大学，我和湘雁也到了长沙。当时宗师早已作古，柳师独撑诗国乾坤，在长沙恢复了南社湘集，我和湘雁，又同时成为南社中最年轻的两个成员。如果说今天我们都能够写诗，也都在诗歌艺术上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的话，应当感谢宗、柳两师的提携，莫江、南社诸前辈的鼓励；而我们所亲身体验的，又正是一个“遍地干戈，满街狼犬”，到一个“星移物换”，“柳暗花明”的时代。诗以言志，遂使我们都留下了时代的足迹。这足迹是值得我们骄傲和珍惜的。

湘雁和我虽同乡、同学、同年、同事、同受知于宗、柳两师，同为莫江、南社成员，又共同经历过这样一个由黑暗而走向光明的时代；但我们在诗歌艺术上所走的道路不同，所运用的手法各异。湘雁出身贫寒，从小能面向广大群众，郁郁之气一发而为诗，其势如江河千里，澎湃壮观。因此工于古体，其气质神逼李白。我出身于破落世家，从小即身经忧患，耿耿之怀一发而为诗，往往有反复缠绵之感；故乐为近体，每多组诗，且有放翁习气。但我们从来没有“门户”之见，也更无“文人相轻”之习。尽管青春白发，离合悲欢，我们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切磋。湘雁能把我的诗歌中他认为可取的句子背诵如流；我也能把湘雁诗词中我认为卓绝的篇什如数家珍。建国以后，我钻入故纸堆中，把满腔心血倾注于苗族史的研究，虽名字远播重洋，但很少吟咏，在诗坛上可以说是一个落荒而逃的败将。而湘雁则擎旗振鼓，奋马直前，以浑身解数驰骋在诗歌战线，日新月异，可以说是一个卓著功勋的大将。说是大将并非浮夸，问之湖湘诗人，都知道有一位诗人湘雁；披阅海内诗刊，就连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如《诗刊》，也是湘雁用武之地。

至于湘雁的诗歌艺术成就，在这里我不想作深入细致的评论，因为诗歌既是一种艺术，就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如可言传，就不算是真正的艺术了。而且，人之对诗歌艺术的欣赏，又各有各的尺寸，各有各的取舍。嗜醇酒的人不喜欢茅台，好苦茗的人不欣赏咖啡。若问我最欣赏湘雁诗歌艺术的是哪一些？我只能这样奉告：爱湘雁的古体，有如庐山飞瀑，叹其奇；爱湘雁的小诗，有如阳朔风光，得其秀。

诗歌艺术的魅力，来之于诗人真挚的感情。诗不是“苦吟”可以“吟”出来的，没有真挚感情的人尽管一辈子“苦吟”，也只能在七宝楼台上费雕琢工夫，卖弄技巧，而无从夺其天籁，养其三昧。湘雁是个感情真挚的人，且不讲他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是何等深，即以对我这样一个朋友的感情来说，可以说是金玉不足以比其坚，海洋不足以喻其深了。相交近五十年，湘雁从不因为我获得荣誉而倍表亲近；更不因为我遭受诬陷而顿见疏远。记得我在二十一年“身败名裂”的逆境中，还敢于同我叙友情、通音信者，在朝唯戈抒^①，在野唯湘雁。这种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一旦溢之于诗歌，就会放出惊人的异彩，诱人的魅力。如果说有值得商榷之处的话，近几年来读湘雁的诗，总觉得多应酬赠答之什。这固然是古往今来每一个成名诗人必然遇到的干扰；但也是每一个成名诗人应当引起警惕的动向。湘雁勉之，我亦自勉。

注：①戈抒，南下干部，我在资江公学学习时的中队指导员，文革期中任中共邵阳市委统战部长，受屈自杀。

（在写此序前另写有一篇骈文，嚶鸣诗社出版的《湘雁诗钞》，选录了骈文。我自己是喜欢这篇散文的，它详叙了我们的友情。）

姜志敏《庭院矮化柑桔栽培法》题后

1988年11月

两千年前，我国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桔颂》中说过桔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话，大意是说：桔树天性不可移植，只能长在南方。这比晏婴所说的“桔生淮北则为枳”的论断还要果断，说它的北移不只是变种，而是根本活不了。于是从古到今，北方人要吃桔子，只能车船运载，取给于南方。

不料姜志敏同志却奇迹般地解决了南桔北移的难题。有趣的是，两千年前到楚国说“桔生淮北则为枳”的晏婴是个齐人，而今天到楚地来改说“桔生淮北仍为桔”的姜志敏又是齐人。为什么过去的齐人不能解答的难题，今天的齐人却能解答呢？因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旅程又前进了两千年。如果再过两千年，我们今天科学家所说的面包会长在树上的“神话”，也许早已实现，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我有幸抢先一步读了这本小册子的原稿，并有幸为它写上我的感受。我希望读这本小册子的人，就像举着奥运会的火炬一样，一个个传下去，夺取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胜利！

（附记：姜志敏同志是邵阳市城建局的副局长。此书于1988年在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萧玉苍《嵌字对联选》序

1990年6月

我少年时代读过几年经史，也旁及声律。因为有点歪才，在乡党应酬中也往往以喜庆婚丧的对联崭露头角，并且广泛交过此道中不少风流人物。自谓虽非笔底生花，也可说胸中有墨。然而在对联这片领地上，我真正看到的奇人、奇才，要数萧玉苍先生了。

萧玉苍先生和我是小同乡，又同是吃粉笔灰的；五十年代同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近年来又同组邵阳诗词协会和楹联学会。以诗会友，以联载道，萧玉苍先生的一枝笔纵横驰骋，所博得的声誉越来越高，所积累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去年他出版了一本《回文诗词联对选》，已经腾誉骚坛，人人叫好；今年又将出版一本《嵌字对联选》，我知其出版之后将不胫而走，博得更高的声誉。

我读了萧玉苍先生的这本书稿之后，对他的博学和才华感到无比的钦佩。这本书可以说纵非绝后也算空前的一本奇书：全书集嵌字对联二千余副，皆出于一人之手，才思横溢，韵味悠长，此一奇；采用了近五十种嵌字方法，集嵌字联格之大成，八音共奏，万籁齐鸣，此二奇；嵌人名切人，嵌景点切景，恰到好处，不可移易，此三奇；嵌得活，不露痕迹，嵌得稳，不带勉强，嵌得熟，不显生涩，此四奇。这本书同时也是一本纵非绝后也算空前的好书：众格齐备，可供备查，是嵌字

联的大辞典；种类齐全，可供学习，是嵌字联的教科书；妙趣横生，可供欣赏，是嵌字联的大集成。而且内容健康，构思奇特，风格高尚，对世道人心，都有风来草偃的作用。如此好书奇书，我知其出版之后，定当震响联坛。

有人说写嵌字联是搞“文字游戏”。试问“游戏”有什么不好？何况只有中国文字才能具有供人“游戏”的特性；而且也只有功底深厚的人才有搞“文字游戏”的本领。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开天辟地的巨人，他老人家就在诗词中玩过这种“游戏”。《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杨柳”就巧妙地嵌进了两位烈士的姓氏，这是人人皆知的。他老人家在日理万机之余，不也有搞“文字游戏”的雅兴吗？所以只要对自己有益于怡情养性，对社会有益于世道人心，就尽到了文字的最大功能了。

（《邵阳楹联》丛书之三，1990年8月出版）

我这七十年

（《诗词选》自序）1990年8月

我，马少侨，号啸樵，早年曾用剑霞、剑子等笔名写过报屁股文章。湖南华中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建国前当过公务员，闹过革命，教过书；建国后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也在农村中受过历时二十一年的再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任政协邵阳市委员会四、五、六届常委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五届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会委员、邵阳市委员会副主委和主委；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纂，并加入大大小小的

十六个文化学术团体：任邵阳诗社社长、岳麓诗社副社长，湖南诗词协会常务理事，湖南民族研究学会常务理事，邵阳方志学会副会长，广西瑶族研究学会顾问，邵阳楹联学会顾问，邵阳老干部书画协会顾问等职。1986年1月离休。没有学位、没有职称，也没有模范、先进等荣誉称号，在教育界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到是离休以后，却获得过省、市级“老有所为精英奖”等好些奖状。

我于1920年3月4日（庚申年正月十四日）出生于新化县长鄧村（今隆回县长鄧乡）一个号称“三代秀才”的破落世家。在长鄧小学毕业后读过两年私塾，开始学习写诗、绘画和临写《麻姑坛记》。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化读中学，那时新化可算得上是“世外桃源”，许多诗人在战火中来到那里，以常熟宗子威、湘阴柳敏泉两先生为首倡，在新化成立了莫江吟社。一时海内诗人如杨云史先生、张默君女士等，均为莫社社员。我对宗、柳两先生曾执弟子礼，向他们学习写诗。1940年秋，我写了《秋兴》四首，受到两先生的好评，都有和作。我于是因缘加入了莫江吟社，与萧湘雁兄同为莫社仅有的两个学生身分的、和最年轻的社员。并以此受到了老一辈诗人如邵阳贺学海，新化谢玉芝、苏凤初、邹觉人诸先生的教益，在诗词创作上开始了“学有师承”的道路。不久考入湖南华中艺术专科学校，从黄遐举、陈国钊诸先生学中国画，又开始求索熔诗书画于一炉的美的境界。抗战胜利后到长沙工作，加入了南社湘集，从此更广泛地结交了湖湘间老一辈诗人，得以取众家之长，以补个我之不足。诗词创作，走上了摆脱旧腔，趋于写个性的时期。

建国以后，先后在武冈、邵阳从事人民教育工作。当时有一股风气，认为搞古典诗词的是“遗老遗少”。我于是也搁下